

家在周口

董雪丹



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都觉得自己是没有故乡的人。

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度过的,我对白山黑水很有感情,那里却不是故乡。在我上初中二年级下半学期时,随父母一起回到了他们心中的故乡,也是我的出生地——河南周口。

三十多年前的周口,于我而言,是疏离的。对“周口”这两个字,我像很多外地人一样,更多的熟悉反而是来自历史课本上讲的“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”。这个叫周口的城市,那时还是周口地区,虽是故乡,我却有初来乍到的陌生。

上初三时,我遇到一个同学,他和我一样,也是因为父亲从部队转业,从另外一个城市回到周口。他生在北京,长在北京,从大城市回到小城市,自是有更多的不适应。因为座位相邻,我们之间说话自然多一些,记忆最深的话题就是对这座城市的感受。我说:“真想不到,这里只有一个商场。”他说:“是啊,公园也那么小。”我说:“坐火车还得在漯河转车。”他说:“公共汽车也没有”……说起来到周口的历程,他笑起来:“我不想回来,这里没有博物馆,没有故宫,我爸为了骗我回来,说这里有个月凤台,和故宫的建筑风格是一样的。我回来一看,就是一个小市场。”我也不禁微笑,这个凤凰台市场在当时还算得上是周口的标志性建筑,入口处是一座两层高的门楼,采用了仿古式建筑风格。

说来有意思,我上大学时,这个爱和我说话的男同学去了他喜欢的北京当兵。然而我们还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。可能因为我们相遇的交集点是周口吧,在通信中,我们话题的交集点还是周口,只不过已经开始融入了对周口更多的了解。我会和他说起自己读到《诗经·陈风》里“彼泽之陂,有蒲与荷”、“子之汤兮,宛丘之上兮”,读到孔子陈蔡绝粮弦歌不辍,终于知道古地名“宛丘”“陈国”就是周口的淮阳,“弦歌台”是对孔子三次来陈讲学的纪念。当书中的地名与自己的故乡联结在一起,突然觉得这个被湖水环抱的地方是那么多有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。他和我说假期回到周口,和朋友一起到“彼泽之陂”,感觉湖中的荷花有了不一样的美,还吃到了一道特色菜——传说中孔子吃过的蒲根,后来被称作“圣人菜”。

陈风拂过湖水,也拂出出现在夜空的月儿。明净的月光下,更多出几分想念和守望。后来,无数次一起举

头望月的我们俩成了一家,人的小家就安置在让我们相遇的周口,也是我们的父辈心心念念要叶落归根的故乡。那时,他不仅仅是因为作为家中的独子而选择留在父母身旁,也因为与我很多共同记忆都在周口,更因为我们的情感和生活在一片土地上慢慢开始扎根。再后来,我们的女儿出生在周口,成长在周口,大学毕业又回到周口。毫无疑问,在女儿的心里,周口就是她最熟悉的故乡。

周口也早就变了样子,尤其是这几年,说日新月异一点也不夸张。就住在我们居住的老城区周围,自己那么熟悉的地方,还是可以看到不断变换的风景:今天路边多了一个小游园、微景观,明天那里又多了一个书吧、市民驿站。周口变得越来越美,越来越有城市范儿,这是最直观的感受。推开窗子就是满眼绿色,出门就是街角游园,越来越多的花草树木围绕在我的身边,这对喜欢植物的我而言,真的是增添了许多幸福感。晚上我俩在街边散步,我会时不时地停下来,将手机的镜头对着新发现的一棵正在开花的树,或是一片正在盛开的小

花。入眼入心的每一棵树、每一朵花,可以歇脚的每一个小亭、每一张座椅,这些细微汇聚成的巨大变化总能不断地带给我惊喜,真是养眼又养心。

有一天散步时,我和爱人边走边聊。想起多年前刚到周口时的话题,我感慨,现在周口真干净。他感叹,是啊,这些年周口的变化真大。我说,现在周口有高速、高铁加航运,还有在建的机场,到哪儿都方便了。他说,不只有高楼、商场,还有 24 小时开放的智慧图书馆,周口更有文化气息了。我说,我最高兴的是公园多起来了,还有植物园、动物园、绿色基地,每个季节都有可看的花……我们俩一起,见证了周口的精彩蝶变。

现在,我们在新区买了新居,就在周口的母亲河——沙颍河畔。如今的沙颍河两岸变成了景观带,在我心里,莫若说是变成了大花园。这里有大片大片金黄耀眼的金鸡菊,紫云浸染的马鞭草,粉嫩可人的粉黛乱子草,明亮忘忧的萱草花,五彩斑斓的波斯菊……不用出周口,甚至不用走远,就可以看到许多自己想看的花儿。小区里也种满了各种花草树木,

这样的环境,就像住在花园里。

新居离周口市博物馆不远,可以时常去感受一下文物里的周口。我最喜欢站在其中一展厅的一幅老子画像前,看他在一团紫气中骑着青牛款款而来,苍髯飘飘,衣衫飘飘。我对他的亲切感,来源于父亲书架上各种版本的《道德经》。从十几岁开始,我也自然而然地翻开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精神世界。这位诞生在周口鹿邑太清宫的先哲,赋予了周口大地更丰富的文化底蕴,也让更多的人口人去热爱他的著作。还记得我女儿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信封里,同时装着学校留的作业:要求学生阅读经典、品味经典,还列了几个备选书目。我知道她一定会选《道德经》,结果也的确如此。毕竟,她的血脉中流淌着一种文化传承,这种传承在无形之中替她做出了选择。老子让我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,向何而去,也让我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。

找到精神故乡的我,也终于在心灵深处找到并认定了自己的故乡——这个叫周口的城市,终于在我心里变得熟悉而亲切、认同而热爱。我,我们,我们的孩子,都已在这座城市里深深地扎根。②8

一座亭子的风雅

柳岸

许久不能坐下来写点东西,搅在各种琐碎里,像一丝纤尘飘在空中,被焦虑煎熬着。

第二针疫苗接种时间到了,匆匆赶往育新街与工农路交叉口的接种点,好像是单位就近定点。因为不方便停车,选择步行。中伏的上午十点多,虽然走路生风,但风是热的,像蒸桑拿。还好,人不多,不用排队。手握着棉签出来,走了十米左右,被值班的人叫住。说,棉签不能乱扔,那是活菌,这边有专门的垃圾桶。我立刻觉得身体里万圈奔腾,不禁毛发悚然,乖乖地回去,把棉签扔进指定的垃圾桶。

太阳很毒,大地很热,人心很燥,想找个地儿歇歇。我想,算了吧,前面十字路口,拐过去就是文明路,不一会儿到单位了。

突然,我觉得好像走错道了,因为路盲,走错道是经常的。我折了回来,重新走了一遭,没错就是这地儿。这里何时变成如此模样?

十字路口的拐角处,乱象不在,变成了一个精美的街头小园。我想,如果有一个亭子就好了,可以坐下来欣赏小园,说不定还能激发出一些灵感。

果如我愿,前面还真有一座亭子,仿古式的。亭子一边靠着围墙,半坡式的亭顶上,是黛瓦,外沿和柱子都是朱红的。古朴含蓄,风韵十足,陡然增添许多“诗与远方”意境。人们常说的诗与远方,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雅,其实也不过是高晓松的一句歌词。我想,人并未有俗雅之分,也不过一时的兴趣迥异而已。谁又能说只有琴棋书画写诗作文才是风雅,而喝酒投壶听戏追剧不是雅事?人搅进尘世中谁又能脱俗呢?所谓雅士,也不过是偶尔有一丝雅兴而已。比如我,一个十足的俗人,面对一座仿古亭子,停下匆忙的脚步,突然生出些许雅意。

走近亭子,却发现亭子竟然“镶嵌”在景观带之中。亭子的南面是一座仿古的门楼,青砖的马头墙,墙沿下是朱红的木格。连接门楼的围墙,也是黛瓦、红檐、白墙,透出新中式的徽派风格。挨着白墙是精心设计的花草带,五颜六色的花草,错落有致。花草带前面是一条石板铺成的甬道,挨着甬道是铺着草坪的绿化带。好美!

亭子的北面是一个拱形的圆门,圆门外的一侧有一棵用木架子保护起来的大树,估计也是新栽的。大树好像长在小溪中,当然这小溪是干的,有石头、有绿植,给人一种久违的感觉。我想,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干溪吧。干溪是排水设施,也是现在流行的海绵城市的设计风格。有了干溪的点缀,让城市建设陡然提升了品位。

再往前一点,是一个微景观小园子。小园子的一头,是亭亭玉立的修竹。微风掠过,修竹不时地摇曳,搔首弄姿。围绕修竹的是玉簪、金钱、蕙兰、朱竹梅等低矮的花草,仿佛在八卦阵修竹的姿容。我觉得不能辜负这美妙,应该在朋友圈里分享一下,于是找了一个角度拍照。因为不懂摄影,只是把

好看的框进镜头。我想把花草与亭子的一角拍进去,背景是蓝天白云,绝美的一幅风景画。

突然,看到镜头里有一位年轻人,坐在亭子下。有人自然也会添加一些灵气,但是,我得跟人家打个招呼,不然有侵权之嫌。年轻人正在低头“刷手机”,我跟他你说:你介意我把你拍进镜头里吗?他惊愕地看我一眼,不置可否,继续低着头。讨了无趣丝毫不影响我的心情,拍完照,我便在亭子下坐下来。年轻人看我坐下来,起身走了。

一个人在亭子里欣赏着对面的街景,对面的小区也都重新改造过,前面竟然还有一座小桥,一步一景,新鲜而妖娆。这些设计都很精细、精致、精美,自然和谐,看不出造作的痕迹,恍若江南园林。我想,若是置上一张古琴,弹一曲《鸥鹭忘机》,该是何等的美妙。

正在遐想之际,一个飙着外地口音的普通话,把我拉了回来。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,打着电话,在我旁边坐下,如进无人之地。这回倒轮着我惊愕了,她自顾自地说:“你们都来啊,周口通高铁了,很方便,来往路费我出。现在周口变化可大了,到处都跟花园似的……”老太太终于挂了电话,不好意思地看我一眼。我跟老太太聊起来,她说她是湖南人,跟闺女住周口十几年了,闺女、女婿都在医院上班,刚来的时候,医院前面那条路,污水横流,垃圾遍地,到处都是粪便,一不小心就会踩上。家里的亲戚朋友要来看她,她不让来,说周口太落后,不卫生。现在,她想让他们来周口看看,周口的变化太大了。我问他,有啥变化啊?她说,交通便利了,市内有公交车,新修了很多路,马路也宽了,高铁也通了,建了很多公园,一天去一个,一个星期都看不完。还有啊,街头路口,到处都是小花园,感觉像在园林里一样。这里没有大都市的喧嚣热闹,却比大城市幽静便捷。所以,我想请他们来看看,怕他们不来,把车票钱出了。我笑着问她,您这是准备去哪儿?她说,不去哪儿,就是出来逛逛,到处都是美景,心情好,身体就好。老年人身体好了,就是对子女最大的帮助。看着老人一脸幸福的样子,我想,这也许就是生活在周口的外乡人的感觉。突然想起了卞之琳的诗句: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也许正是这人间交错,才有了尘世的丰满。

那位老人走了,我也起身离开那座亭子。走出亭外,回望一眼,一座亭子,给城市增添许多的温馨与美好,便利与和谐,还有更多的风情与雅致。而我竟然不知道它何时现身于此。以车代步的匆忙,行路时只是盯着前方的行人和车流,妥妥地心无旁骛,对于路边的风景,熟视无睹,一晃而过。所以,从来没有在意路边的变化。

是的,生活中从来不缺之美,只是缺乏发现。而发现的前提是放慢脚步,用心体察,匆忙如穿梭,轻飘如纤尘,浮躁如泡沫,又岂能发现美?写出美的作品?

老师

路雨

从登上讲台	你用一支红笔
到择别讲台	圈圈点点
你用一脸热血	为学生答疑解惑
浇灌满园桃李	指点迷津
像蜡烛	手中的粉笔
燃烧自己	吱吱嘎嘎
照亮别人	耕耘不辍
从满头青丝	用三尺讲台
到鬓发染霜	书写无愧的人生

秋 草

尚纯江

绿了	一样灿烂
黄了	秋雨来临的季节
深入大地的根脉	暑气消尽
从泥土里拱出稚嫩的尖尖	叶子泛黄
风和雨	旷野沉寂
光明和黑暗	枯萎只是暂时的
从容淡定的日子	度过寒冷的严冬
偶尔有蜻蜓飞过	秋草的心中
朝露和晚霞	也有明天

临江仙

崔洪杰

悠悠龙湖碧波荡,岸边垂柳几行。白鹭鸳鸯争戏水。景美看渔舟,醉人是船娘。

人祖庙里香烟绕,游客你来我往。自古繁衍之圣地。生万代子孙,兴国又安邦。

◎ 散文

俩老头 俩恩师

陈炜

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叫赵之君,是一个高瘦的老头。他当年有六十多岁吧。
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秋天,我和小伙伴来到学校。杨树下,教室前,一张方桌后,坐着一位戴老花镜的高瘦老者,寸发斑驳,和颜悦色。他伏在案上微低着头,目光越过眼镜边框看着桌前一个胆怯不安的孩童,用苍老的声音问我,然后低头用毛笔写下娃儿们的姓名年龄。

老头慢慢在本子上写着我的名字,是那种笔画多而密的繁体字。“下月初一来上学吧!记着让你妈做个书包。”

我也是学生了!突然有了别样的感觉,抬头四望,蓝天高阔,鸟儿飞翔,白杨树上无数叶片在微风中欢快拍手,哗哗有声。

开学了。大约是教室不够用了,新生上课的地方放在大队院里,三间简陋的屋子,窗户已无窗棂,缺着几块砖,只剩下一个长方形孔洞。老师正是那天登记姓名的高瘦老头。他大名赵之君,大约是家庭出身不太好,“成分高”,孩子们私下里称他为“赵老头”。

记得他好像总是穿着粗长多褶皱的黑棉裤,戴一顶深蓝色“火车头”棉帽,背驮着,一手背在身后,一手执教鞭点着黑板上的“毛”字,用苍老的声音教我们读:“一撇,一横,再一横,竖弯勾——毛,毛主席的毛!”

老先生整天笑眯眯的,像自家爷爷。他字写得真好看,跟书本上的一模一样。后来我知道,他是私学出身,是远近知名的书家。

那年月物资贫乏,本子写完正面写反面,趴在矮凳上写的字丑陋不堪。老先生却总是鼓励,“进步不小!还能更好!”

不久我们回到了学校,有了教室,有了课桌,也有了年轻的老师。老先生不再教我们了。

二年级时,老先生又来了。他给我们上书法课。教我们握笔、运笔,在硕大的“田字格”里安排间架结构,循循善诱,不厌其烦。有时,他会冷不丁地从背后伸手轻提一下你的毛笔,看你是不是握得够紧。还会大声告诫:“字是黑狗,越描越丑!”期末考试,我得了满分,几乎每个字上都有他画的红圈。

他告诫我们写字要横平竖直,一丝不苟,先学会“走”,才能“跑”得快。他拈起粉笔,在黑板上舞动手臂奋力挥洒,眼花缭乱之时,“吱吱扭扭”声里,忽听“喀吧”一声,粉笔碰到黑板缝隙断为两截,却阻挡不住那奔泻的一竖,一个硕大的字占满黑板。是繁体草书,行迹遒劲,笔断意连,似有万马奔腾。那一刻,老师瞬间年轻,眼中放光,神采奕奕:“这是华,中华的华!”

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他写草书。学期结束前,他在黑板上写了一副对联:能文能武爱劳动,甘当一代新农民。

春节临近,我去姥姥家过年。无知者无畏,我给姥姥家的堂屋门上写下人生第一副春联,联语正是赵老先生给我们拟的那个。

日子匆匆,如白驹过隙,赵老先生早已作古。我很惭愧,既没有成为一代新农民,也离文武双全爱劳动的要求差距甚大。但我爱上了读书写字,并从他老人家教我们写字的规矩中悟出人生道理:做人要横平竖直,坦坦荡荡,不戚戚于过去,也不汲汲于未来。

仍清晰记得 2019 年 9 月 21 日那天上午的情景。

我正躺在医院针灸门诊的床上,腿

上东一个西一个扎满了银针,酸沉异常。我高举手机看微信,不经意间看到了一排排合十的双手和流泪的双眼——我们尊敬的刘树田老师与世长辞了。

心中的沉痛瞬间盖过了腿上的酸沉。泪水涌出,眼前模糊一片。那一刻,往昔情景清晰再现。

1985 年秋天,我成了兰州大学新闻系学生,第一次见到了系主任刘树田先生。他穿着一件深红色的长袖 T 恤,胖胖的,五十上下的年纪,他的头发从右往左去,斜斜地甩到额前。他讲了些什么,记不真切了,大致是生活和学习的嘱咐之类。那时候刚从遥远的中原来到大西北,一路关山无数,举目无亲。看到他那和蔼的面庞,心就暖起来。

刘老师在上海长大,上世纪 60 年代初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,主动要求来到大西北,一千几十年,青丝变白头,却无怨无悔。私下里,老师和同学们都亲切地称他为“刘头儿”。虽是头儿,却不摆官架子。

逢到重要场合,比如新学期开学,他会给我们讲话,有一次他讲回老家上海在外滩吃肯德基的故事,说吃一顿要 10 块钱。还有一次,他讲自己去香港出差,说宾馆里的彩电昼夜不关,看着看着就睡着了,夜里醒来,继续看。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,大陆的电视节目还少得可怜。现在想来,老师讲那些细节,是想让我们多了解外面的世界。

四年一晃过去了。1989 年临近毕业,我去系办请假,说要回家乡找工作。听说我要回河南,刘老师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,嘱咐道:我有一个复旦的同学在河南日报社工作,你去看看人家招不招考。他在名片后面写下了一个名字。我诺诺转身,将先生的名片揣入怀中。